

12-1-2020

“龍城飛將”與古詩中地名

Ming YANG
復旦大學中文系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楊明 (2020)。“龍城飛將”與古詩中地名。《嶺南學報》，第十三輯，頁279-290。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3/iss1/13

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龍城飛將”與古詩中地名

楊 明

【摘 要】唐代詩人王昌齡名作《出塞》中“龍城飛將”之語，應理解為橫行萬里、轉戰絕域的大將，不應理解為專指漢代的“飛將軍”李廣。“飛將”“龍城”都是泛指。將原本專指邊塞某地的名稱虛泛化，作為一種詞藻使用，是南朝以來詩文創作裏的常見現象。不僅涉及邊塞的作品，一般詩作中也可以見到類似情況，詩人們以泛用地名的手段，表達感受，營造氣氛，而不顧地名的實際所指。

【關鍵詞】王昌齡 龍城飛將 閻若璩 邊塞詩 地名 明七子

王昌齡的《出塞》絕句（也有題作《塞上行》、《從軍行》等名稱的），是今古傳誦的名篇。其第三句“但使龍城飛將在”，“龍城”二字，唐宋時代的一些詩歌選本都無異文，只有題王安石編的《唐百家詩選》作“盧城”。清代學者閻若璩在他的《潛邱劄記》裏主張應作“盧城”。他的理由是：“飛將”指漢代名將李廣。李廣任右北平太守，匈奴不敢入寇，稱之為飛將軍。而龍城是匈奴舉行大會祭祖先天地鬼神之處，離右北平很遙遠，李廣打仗也未曾到過那裏，因此“龍城飛將”說不通。閻氏說，漢代右北平之地，唐代置北平郡，其治所叫盧龍縣，縣西北二百里處有盧龍塞，因此應是盧城。其說為今日許多注家所承襲，一些唐詩選本都採取他的見解。

但這種說法其實是有問題的。唐之北平郡，其地雖與西漢右北平鄰近，但並不能與之相當；而唐之盧龍縣根本不在西漢右北平境內；所謂盧龍

塞,也只與右北平擦著一點兒邊——它位於右北平的南界^①。因此,以盧龍代指右北平,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看,難以說得通。而且詩人以古地名指代今地者多矣,以今地名稱古地者似乎極少見。這都姑且不論,只說一條:能用“盧城”這個生造的名字去代替“盧龍”嗎?《四庫》館臣駁斥閻氏道:“唐三百年更無一人稱盧龍為盧城者,何獨昌齡杜撰地名?”^②這個反駁是有力的。有的學者或許有鑑於此,於是又說原詩“龍城”不誤,而“龍城”乃盧龍的省稱。那麼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句:唐三百年有稱盧龍為龍城的嗎?

還有學者認為這裏的“龍城”是借用十六國時期前燕所築龍城的舊名。該龍城之地原屬柳城縣,在今遼寧朝陽,慕容皝築城後更名龍城,隋唐時復舊名,為營州治所。其地亦屬邊陲,唐時也是與少數族爭戰之地。然而其城乃李廣身後四五百年方纔修築命名,且其地西漢時雖與右北平相距較近,但從未隸屬於右北平。詩人怎麼會想起用其名稱來指代李廣的右北平呢?也很難令人首肯。

飛將軍的典故出自《史記》、《漢書》的《李廣傳》,“龍城”也見於《史》《漢》,(據歷史地理專家研究,該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鄂爾渾河西側的和碩柴達木湖附近^③)。西漢大將衛青曾直搗該地。富壽蓀先生因此說:“唐人邊塞詩中所用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麗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處‘龍城飛將’,乃合用衛青、李廣事,指揚威敵境之名將,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閻氏之說,似是而非,不可從。”^④

此說值得重視,下面即加以引申論述。

首先,“飛將”一語,自南朝以來詩文中就已是泛指名將,而並非專指李廣了。試舉梁和唐代的例子。

劉孝綽《求豫北伐啟》:“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

① 盧龍塞之名首見於《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平岡即西漢右北平治所,遠在盧龍塞之北。《水經·濡水》注云:“平罡(即平岡)在盧龍東北遠矣。”東晉庾闡《揚都賦注》言盧龍山在平罡城北,酈道元批評其“遠失事實”。

②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94頁上。

③ 見《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8年版,第50頁。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東漢“鮮卑等部”。

④ 富先生此語,見其《唐詩別裁集》校語。沈德潛選注,富壽蓀校點:《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51—652頁。後出之富壽蓀、劉拜山合撰《千首唐人絕句》仍持此見。又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馬茂元《唐詩選》所見皆同。

難,收功理絕。”^①劉孝綽請求參與北伐之役,但他是個文人,因此有人反對,說從來沒有人視他為將才的。這裏“飛將”只是泛指軍將而已。

劉孝標《出塞》:“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②“飛將”只是將軍的美稱而已。這是一首樂府詩,並不指說某一場具體的戰爭。“薊門”、“長城”、“交河”也只是代指邊境和絕域,並不是說由今天北京附近的薊門出關開拔到遠在西域的交河去。

杜甫《秦州雜詩》二十首之十九:“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③安史之亂方熾,吐蕃亦不時騷擾,因此杜甫企盼朝廷委任良將以安天下。“飛將”只是借李廣典故指稱良將^④。“築壇”用的是劉邦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的故事,這裏也只是表示任命大將之意。

常建《吊王將軍墓》:“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⑤詩人憑吊的是王將軍^⑥,所謂“漢飛將”也只是借指,軍敗而死云云當然與李廣事蹟無關。

劉禹錫《平蔡州》之一:“蔡州城中衆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⑦這是一首寫實的作品,歌頌唐王朝平定蔡州軍閥吳元濟。“漢家飛將”借指唐將李愬。

王庭筠《退水謠》:“虜塵如霧昏亭障,隴首年年漢飛將。麟閣無名期未歸,樓中思婦徒相望。”^⑧這是樂府歌謠,“漢飛將”所指廣泛,指古往今來那些轉戰戍守於邊塞絕域的將軍們。

舉這些例子,是想要說明,王昌齡《出塞》裏的“飛將”,只是泛指良將。雖然典出李廣,但不必與李廣事蹟相連。那麼也就不必考究李廣是否到過龍城,也就不必因李廣未到龍城而懷疑“龍城飛將”為誤。

①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五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1074頁。

②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758頁。

③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1979年第2次印刷,第7冊,第2419頁。

④ 杜甫可能是屬意於郭子儀,參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2017年第3次印刷,第1465頁。

⑤ 《全唐詩》,第4冊,第1461頁。

⑥ 王將軍可能是指王孝傑,死於平定契丹的戰役之中。參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5—87頁。

⑦ 《全唐詩》,第11冊,第4004頁。

⑧ 《全唐詩》,第17冊,第6695頁。

下面再考察一下“龍城”。

上面說過,在歷史上,北方邊遠之地喚做“龍城”的有兩處:匈奴舉行祭祀大會之處和前燕慕容氏所築之城。而在後世文人筆下,“龍城”常常只是用典,泛指北方絕域,泛指與少數族發生對峙和戰鬥的地方,而不是專指某處。也舉南朝和唐代的用例:

何遜《學古》:“十年事河外,雪鬢別關中。季月邊秋重,嚴野散寒蓬。日隱龍城霧,塵起玉關風。”^①描繪北方邊塞深秋景色。“日隱”二句,說濃霧蔽日,風起塵飛。龍城與玉關,從實際的地望說,相去遼遠,但詩人將它們捉置一處,寫出一派荒寒景象。它們只不過是代稱,指代邊陲而已,沒有必要拘泥於它們的實際所在。

劉孝綽《冬曉》:“臨粧罷鉛黛,含淚剪綾紈。寄語龍城下,詎知書信難。”^②閨中思婦欲寄書與寒衣給征戍絕域的良好人。“龍城”當然不是確指匈奴大會之處。

蕭綱《賦得隴坻雁初飛》:“雖弭輪臺援,未解龍城圍。相思不得返,且寄別書歸。”^③“雖弭”二句寫將士艱辛,此處戰鬥已告結束,別處卻依舊吃緊。“龍城”、“輪臺”都只是泛指絕域戰場。

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作於北周武帝時。賦曰:“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④謂參加馬射活動的將士,是剛從邊境戰場上回歸的。“馬邑”“龍城”並見於《史》、《漢》之《匈奴傳》,都是漢與匈奴爭戰之地,而兩地實相去遼遠。庾信時代仍有馬邑城,仍在漢代馬邑故地(今山西朔州),屬於北齊。那裏確是一個征戰之地。但“龍城”則只是用古典而已。

庾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公述職巡御,治兵朔方。馬邑星飛,龍城月動。”^⑤這是述北周武帝時宇文覺征討稽胡之役。當時宇文覺為行軍元帥,軍至馬邑,因此“馬邑星飛”可說是兼含古典、今典,說的是當時實際地名,但“龍城月動”則是僅用古典,“龍城”是虛用。“馬邑”、“龍城”,從字面上說,正是天然巧對,故詞人多喜並用。蕭綱《隴西行》“月暈抱龍城,星

①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 1694 頁。

②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 1842 頁。

③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 1950 頁。

④ 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14 頁。

⑤ 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第 741 頁。

眉照馬邑”^①，竇威《出塞曲》“潛軍度馬邑，揚旆掩龍城”^②，均是其例。

盧思道《從軍行》：“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從軍行，從軍萬里出龍庭。……”^③詩中雜用“祁連”、“薊門”、“馬嶺”、“龍城”、“天山”、“五原”、“龍庭”諸多地名，都在北方邊塞絕域，其實都是虛用典故，給人一種廣闊遼遠的感覺，我們不必細究其所在的。其中祁連就是天山，龍城就是龍庭，詩人都可以不顧，只取其行文協韻之便。而“龍城”與“馬嶺”也正是天然的對偶。

李義府《和邊城秋氣早》：“霜結龍城吹，水照龜林月。日色夏猶冷，霜華春未歇。”^④“龜林”見於佛典，也被文士借指極遠之地，唐代羈縻州有龜林都督府，在西域，隸安北都護府。李義府此詩“龜林”和“龍城”一樣，也只是借指極遠處邊城而已，不必細究其地望。

王建《隴頭水》：“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鳴咽。征人塞耳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去繞龍城。”^⑤“隴頭流水，鳴聲鳴咽”的隴頭，原來是指今甘肅、陝西交界的隴坻；而蒲海，即蒲昌海，遠在西域；龍城則在匈奴腹地。三者相去極遠。這裏純是誇張，“龍城”、“蒲海”都只不過表示極北、極西的遠方而已。（王建的構思，又取自蕭子暉的《隴頭水》，見下文《顏氏家訓·文章》所引。）

綜上所述，王昌齡《出塞》的“飛將”是泛指名將、良將，“龍城”是泛指絕域荒漠，那麼“龍城飛將”就是說橫行萬里、轉戰絕域的大將而已。讀者心中可以有李廣、衛青的影子，但不必也不能指實為某一具體的人物，不必糾纏於李廣與龍城之間的史實。

下面就古詩中的地名再作一些議論。

從上文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到，像“龍城”那樣不應過於落實的地名，是經常出現的。南北朝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文章》篇曾說：“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云：‘鵝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

①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1905頁。

② 《全唐詩》，第2冊，第433頁。

③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2631頁。

④ 《全唐詩》，第2冊，第468頁。

⑤ 《全唐詩》，第9冊，第3375頁。

馬,小月送降書。’^①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②顏之推要求詩文創作中的地理名詞,應該符合實際的方位、距離,那是站在學者徵實的立場上說的,其實詩人創作並不遵守此律令。

詩人這樣似乎是隨心所欲地運用地名,與對偶、押韻、用典等修辭手法有關。這從上面所舉一些例子很容易說明。即以顏之推舉出的兩首而言,“大宛”與“小月”,“黃龍”與“白馬”,都是巧對。日本國高僧空海大師編撰的《文鏡秘府論》,是教人們寫作詩文的教科書,其中資料多取自中華書物。該書《地卷·九意》集錄種種儷語,便有“龍城馬倦,雁塞人疲”;“龍城風少,馬邑寒多”;“龍城念子,馬邑思君”;“龍門泣淚,馬邑悲鳴”;“鳴弦雁塞,佩劍龍門”;“盧龍惆悵,碣石呼嗟”;“三危怨少,九折悲多”;“燕風蕭蕭,岱霧縱橫”;“龍門日慘,兔苑風酸”之類。同書《北卷·帝德錄》分類列舉許多語彙典故,有如類書,其中“敘遠方歸向”分東西南北列舉地名用語,如積石、流沙、紫塞、玄闕、龍庭、金微、瀚海、天山之類。凡此都不妨看作駢體詩文寫作狀況的一種反映。詩人運用那些地名,經常不是實指某處,而是作為辭藻使用的。為了修辭的需要,便顧不得“地理”之“愜當”了。

據我們的觀察,此類情況在南朝晚期頗為普遍。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兩端:一是那個時期正是駢偶詩文發達之時,那些地名,被他們當作辭藻、當作對偶的成分而運用;二是那時的詩人們努力追求新變,努力擴大題材範圍,邊塞之作便進入了不少作者的視野和筆端。這在梁陳詩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簡文帝蕭綱的《答張纘謝示集書》說起創作緣由,有“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③之語,可知他們對於此類題材的自覺。他們並沒有北方邊塞的經歷,那些地名都是從史籍中覓得。不過他們這樣做倒形成了一個傳統,對於唐代的詩歌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邊塞詩發達,不少詩人都有從軍出塞的親身經歷,但是卻仍然繼承了南朝詩人那種不顧實際地望的做法。更有將實指的地名和泛指、虛化的地名混在一起使用的。程千帆先生《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是一篇論述此問題的力作,

① 《樂府詩集》卷四七作梁褚翔詩。

② 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頁。

③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五八,第1042頁。

便舉出李白的《戰城南》和高適的《燕歌行》為例加以說明。他說《燕歌行》“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四句“連貫而下，渾然一氣”，而實際上“榆關”、“碣石”屬於“現實的系統”，“瀚海”、“狼山”屬於“比擬的系統”^①。

我們再舉王維《使至塞上》為例，這是詩人的名作。當時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敗吐蕃於青海湖西，詩人奉命前往慰勞並入幕。他由長安出發，西赴涼州。涼州治所姑臧（今甘肅武威），是河西節度使的駐地。詩云：“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②其中蕭關當指漢代的蕭關，在今寧夏固原東南，其故關唐代猶在。那是由長安往涼州的必經之地，因此“蕭關逢候騎”的蕭關，可以說是實指^③。至於“居延”、“燕然”，就都不是此行途中的實際地名。“屬國過居延”，是說自己奉使遠行出塞，就像當年蘇武（曾為典屬國）萬里迢迢經過居延一樣。居延乃匈奴中地名，霍去病、李陵等深入匈奴都曾經過該處，“出居延”、“過居延”等語屢見於《漢書》，南朝以來，詩歌中也用以泛指絕域。王維此行往涼州，與居延並無關涉，也只是借用虛指塞外而已^④。我們設想，詩人可能是先吟得“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二句，為了協韻，便用“居延”這個語詞。“都護在燕然”，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杭愛山，故此句與當時破吐蕃於青海的史實也是風馬牛。但是“燕然”包含著重要的內涵：那是東漢大將竇憲遠征匈奴、勒石紀功之處，用來影射崔希逸遠在青海攻破吐蕃的功績，再貼切不過。可以說是古典之中包含着今典。此外詩人構思還受前人詩句的影響。陸機《飲馬長城窟行》云：“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⑤虞世南《擬飲馬長城窟行》云：“前逢

① 程先生該文作於1963年，發表於《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後收入作者論文集《古詩考索》。以上引文見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73頁。

② 《全唐詩》，第4冊，第1279頁。

③ 同時也是用典。何遜《見征人分別》：“候騎出蕭關，追兵赴馬邑。”

④ 王維歌頌崔希逸戰績的《出塞作》：“居延城外獵天驕。”也是借“居延”指稱塞外。又有《送韋評事》：“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韋的身份與王維類似，王維稱之為“漢使”而“向居延”，正與《使至塞上》說自己充使而“過居延”相似。又，王維此句的另一種解釋，將“屬國”理解為東漢時的行政地理名稱，謂自己經過居延屬國。東漢居延屬國之地，相當於唐代的甘州，在涼州西北，也並非王維此行所經實際地名。

⑤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659頁。

錦車使,都護在樓蘭。”^①王維將虞世南和陸機的诗句合而用之。因此“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兩句可說是融會了好幾個典故。總之,我們讀此詩時,必須明白“居延”、“燕然”都是虛用的地名,纔不至於迷惑。李白《戰城南》和高適《燕歌行》所詠雖是當時實事,但得自耳聞,所用的是樂府體,而王維此首明明是寫自己實際的經歷,但卻也用了虛泛的地名。這種虛實交雜的情況並不少見。如果要“以詩證史”,於此是需要特別小心的。

使用地名除了當作修辭手段之外,有時還與營造氣氛有關。上面舉出的許多例子,由於使用相去遼遠的地名,往往給人一種壯闊之感。再如李白的名篇《關山月》:“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②“白登道”、“青海灣”是天生的對偶,而一在今山西大同,一在今青海省,相去甚遠。白登山為西漢王朝與匈奴首戰之處,漢高祖率兵逐匈奴至此,為匈奴所困;青海則是唐王朝與吐蕃頻頻爭戰之所。遼闊的大地和千年的歷史,烽火連綿不絕,這就讓讀者產生一種蒼茫深沉的感喟。正如程先生所說,“喚起人們對於歷史的複雜的回憶,激發人們對於地理上的遼闊的思考”^③。

以上所說地名,如龍城、馬邑、雁塞、燕然等等,多出現於邊塞詩作中,使用的頻率較高,已經或多或少地虛化,可以不是單指其本來的地望,而是泛指邊塞絕域,涵蓋面很廣。還有一種情況,使用頻率並不高,並未虛泛化,但詩人同樣不甚顧及其實際所在。詩人似有縮地之術,將它們隨意挪移。

清初的毛奇齡、王士禛都注意到王維《同崔傅答賢弟》中的地理^④:“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⑤九江在江西,五湖指太湖,蘭陵鎮、石頭城、富春郭,分別在今之常州、南京和浙東。王士禛評說道:“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⑥他認為詩人

① 《全唐詩》,第2冊,第470頁。

② 《全唐詩》,第5冊,第1689頁。

③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第180頁。

④ 參毛奇齡《西河集》卷二三“箋”第七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版,第1320冊,第187頁)、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八。

⑤ 《全唐詩》,第4冊,第1258頁。

⑥ 王士禛著,靳斯仁校點:《池北偶談》卷一八,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36頁。

興到之時信筆揮灑，不必一一徵實。按照王士禛的思路，我們想詩人是利用這些地名組成富有動感的畫面，如同今人所謂“意識流”，表現出對於江南的嚮往和朦朧的美感。至於這些地名的實際所指，是無足輕重的。這與上舉盧思道《從軍行》頗相似，只是此首中地名不在邊塞，不像盧詩中“龍城”、“天山”等被頻繁使用而已。

王士禛還曾評論江淹、孟浩然的詩：“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香爐峰詩》云：‘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千餘里，香爐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贛石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贛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即非一日可達。古人詩只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①按江淹詩云：“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蜿蜒，俯伏視流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②用的是誇張之筆，想像中連流星都在腳下，則遙見長沙日落，又何足怪。那是一個夢幻般的境界。孟浩然舟行於贛江上游，兩岸怪石如鐵，目不暇接，心中洋溢著驚喜，但覺興高采烈，志氣酣放，因此信口將千里外的落星灣（在今江西星子縣）說成近在咫尺，氣氛也還是協調的。地名的挪移在這兩首詩裏獲得了抒發興致、營造氣氛的效果。

錢鍾書先生曾指出，明七子一派喜用人名、地名，“學盛唐以此為捷徑”，“純取氣象之大，腔調之闊，以專名取巧”^③。其用地名者，往往將遙遠之處寫進詩裏，造成高復闊大的境界。而有時便不惜犧牲事實。如王世貞《登黃榆最高處》：“太行無際碧天愁，榆塞褰帷萬古收。紫氣東盤滄海出，黃河西抱漢關流。”^④黃榆關在今河北邢臺西北的太行山上，哪裏能看到海氣、聽到河聲，卻寫得耳聞目擊一般。李攀龍《與元美登郡樓》二首其二：“銜杯大麓來秋色，倚檻邢臺過白雲。樹杪人家漳水出，城頭風雨太行分。”^⑤這是登邢臺（今屬河北）郡樓之作。四句寫景，極力構造一個開闊高

① 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上，見丁福保彙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83 頁。

②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 1557 頁。

③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292 頁。

④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三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年版，第 1279 冊，第 497 頁下。

⑤ 李攀龍：《滄溟集》卷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年版，第 1278 冊，第 273 頁下。

遠的境界。“銜杯”句說秋色來自大陸澤^①，“城頭”句說風雨來自太行，尚屬合乎情理的想像；“樹杪”句寫漳水在望，則是挪遠為近，以虛作實了。邢臺樓頭不可能望見漳水。又李氏《真定大悲閣》：“坐來大陸當窗盡，不斷滹沱入檻流。”^②真定即今河北正定。滹沱河流過城南，“入檻流”算是實話；大陸澤在百餘里外，“當窗盡”絕不可能，卻寫得像親眼所見。

文學創作不同於紀實，自有其獨特的法則；不同時代的不同作者，又有種種複雜的情況。雖地名運用之微，也足以體現此點。閻若璩以“龍城飛將”為誤，與顏之推批評詩人用地名不當，都表現出對此類獨特法則、複雜情況的缺乏了解。今日讀詩，亦當予以充分的注意。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① 參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七八“大陸”條。吳景旭著，陳衛平、徐傑點校：《歷代詩話》，北京：京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94 頁。

② 李攀龍：《滄溟集》卷八，第 272 頁上。

“Flying General of the Dragon City” and Place Nam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Ming Yang

The words of “flying General of dragon city” (龍城飛將) in the famous work *Going out of the frontier* (《出塞》) by Wang Changling of the Tang Dynasty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general who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and turned to fight in a remote area, not to refer to Li Guang, the “flying general” (飛將軍) of the Han Dynasty. Both of “Flying general” (飛將軍) and “dragon city” (龍城) are general terms. It has been a common phenomenon in poetry since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at the name originally specifically refers to a certain place in the frontier fortress is used as a kind of word.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frontier fortress works, but also can be seen in general poetry. Poets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create an atmosphere with generalized place names, regardless of the actual meaning of place names.

Keywords: Wang Changling, flying General of dragon city, Yan Ruoqu, Frontier Poetry, place name, Seven poets in Ming Dynasty

徵引書目

1. 王士禛：《漁洋詩話》，見丁福保彙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 王士禛著，靳斯仁校點：《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3.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版，第1279冊。
4. 毛奇齡《西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版，第1320冊。
5.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
6.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1979年第2次印刷，第7冊。
7. 吳景旭著，陳衛平、徐傑點校：《歷代詩話》，北京：京華出版社，1998年版。
8. 沈德潛選注，富壽蓀校點：《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9. 李攀龍：《滄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版，第1278冊。
10. 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11.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12.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3.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14.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
15. 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2017年第3次印刷。
16.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17. 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8. 《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8年版。